

## 目录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3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7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荣新养痍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11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15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19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23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26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30
第一百二十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34
第一百三十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38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41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44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47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50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54
第一百三十六回	癩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58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浦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61
第一百三十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65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68
第一百四十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	72
第一百四十一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75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78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83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崮被围	88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92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96
第一百四十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101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105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109
第一百五十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113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	117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121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125
第一百五十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129
第一百五十五回 识巧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135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140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144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149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153
第一百六十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158

##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上回书中说到李秀山巡阅使，因感于民国成立以来，军阀交哄，民不聊生，本人虽受北方政府委任，主持南北和议，却因双方意见，根本不能相容，以致和议徒有虚声，实际上却一无成绩，心中郁懣之极，不免常向部下一班将士，和巡署中幕僚们，吐些牢骚口气。凑巧为了撤换财政厅长，引起各界鸣鼓而攻，甚有停止纳税的表示，李纯益发懊恼异常。原来民国军阀中，李纯出身渔家，年轻时候，曾以挑贩鲜鱼为业，事业虽小，却比其他出身强盗、乐户、推车、卖药之辈，究有雅俗之判，高下之分。渔樵耕读，都是雅事，此李纯之所以为高尚也，说来绝倒。李纯生性忠厚，尚知爱国惜民，历任封疆，时经数载，也不过积了几百万家当，几百万犹以为少，是挖苦，不是恭维。比较起来，也可谓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了。在李纯自己想来，各省军阀，何等横暴，怎样威福，多少人吃他们的亏辱，却都敢怒而不敢言，一般的有人歌功颂德，崇拜揄扬。本人出身清高，凡事不肯十分作恶，平心而论，总算对得住江南人民，江南人民得了我这样的好官长，难道还不算天大的福运？谁料他们得福不知，天良丧尽，为了一个财政厅长，竟敢和我反起脸来，函电交驰的，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这等百姓，真可算得天字第一号的狡民了。早知如此，我李纯就该瞧瞧别人的样，任心任意的，多作几件恶事，怕不将江苏省的地皮，铲低个三四尺，我李纯的家产，至少也可弄它三五千万，难道这批狡民，还能赶上巡轺，把我咬去半斤五两的皮肉不成？他想到这里，愈觉懊恨不堪，恨到极处，不免有几句厌世议论，发生出来。几句空话，竟作老齐栽诬的凭据，是以君子慎言语也。人家听了，也只有再三劝慰，说什么公道总在人心，巡帅国家柱石，也犯不着和这批无知无识的愚民，去计较是非。这等说话，也算善于劝谏的了，无奈李纯生长山水之间，久执樵渔之业，谑而虐。倒是一个耿直的汉子，心有所恨，一时间排解不开，凭他们怎样开导，也只当作耳边风，并不十分理会。他那方寸之间，兀自郁郁不乐的，不晓要怎样才好。这时，衙门中人，和他家中几位姨太太，见大帅如此烦恼，也都怀鬼胎儿似的，谁也不敢象平时般开心取乐，只弄得衙门内外，威仪严肃，寂静无哗起来。

岂知天人有感应之理，人的念头，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联合。那李纯心有感触，对人便说点厌世自杀的话头儿。列公请想，民国以来，只有残民自肥的军阀，岂有因公自刎的长官，万一真有其人，不但开民国史的新记录，也且替各省军政长官，保存一点颜面，管他死得值与不值，该与不该，谁还忍心批评他的是非得失呢？慨乎言之！然而这到底还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纯虽贤，究竟未必有此爱国爱民的热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诳言。原来李纯之死，的的确确，有一重秘密的黑幕在内。虽然李纯因有自刎的谣传，得了一个个身后的盛名，但是大丈夫来要清，去要白，象李纯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还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够瞑目咧。

按本书上回临了，说李纯自杀，原有许多物议，须待调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调查得有点头绪，那些外面揣测之词，不止一种，实在都属无稽之谈，至于真正毙命原因，仍旧逃不出上回所说“妻妾暧昧之情，齐帮办不能无嫌”这两句话。缴应上回。列公静坐，且听在下道来。

上文不是说过，李纯因心中烦恨，常有厌世之谈。他既如此牢骚，别人怎敢欢乐，只有齐帮办夔元，因是李纯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权，在彼掌握，在情势上，李纯也不得不尊重他几分。那时大家都在恐怖时代，有那李纯身边的亲近幕僚，大伙儿对齐夔元说道：“巡帅忧时忧国，一片牢愁，万一政躬有些违和，又是江苏三千万人的晦气。大帅是执性之人，我们人微言轻，劝说无效，帮办和大帅交谊最深，何不劝解一言，以广大帅之意？不但我们众人都感激帮办，就是公馆中几位太太们，也要歌咏大德咧。”齐夔元听了，也自觉此事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于是拍拍胸脯子，大声道：“诸公莫忧！此事全在夔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欢天喜地的大帅。当为转一语曰：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瞑目挺足的大帅。诸位等着听信罢！”夔元说了这话，欣然来见李纯。李纯因是夔元，少

不得装点欢容，勉强和他敷衍着。夔元也明知其意，却蹩着李纯说：“大帅多日没有打牌，今儿大家闲着，非要请大帅赏脸，顽个八圈。”说着，又笑道：“不是夔元无礼，实在是大帅昨儿发了军饷，夔元拜领了一份官俸，不晓什么道理，这批钞票银元，老不听夔元指挥，非要回来侍候大帅。昨天晚上整整的闹了一夜，累得夔元通宵不曾安眠，所以今天特地带了他们来，仍旧着他们伏侍大帅。大帅要不允夔元的要求，夔元真个要给他们闹乏了。”却会凑趣。几句话，凑上了趣儿，把个李纯说得哈哈大笑，也且明知夔元来意，在解慰自己，心中也自感悦，于是吩咐马弁，快请何参谋长朱镇守使等人过来打牌。马弁们巴不得一声，欢欢喜喜的，分头去请。一时，果把参谋长何恩溥、朱镇守使熙二人请到。说起打牌的话，二人自然赞成。这时，早有当差们将台子放好，四人扳位入座。这天，因大家意在替李纯解闷，免不得牌下留情，处处地方尽让着三分，哄孩子似的，居然把这位大帅，哄得转忧为喜，转怒为欢。可见厌世是假。他们打的本是万元一底的码子，到了傍晚时分，李纯已赢了两底有余。八圈打完，壁上挂钟，嚯嚯的打了九下，大家停战吃饭。饭后，李纯还有余兴，便说：“我是赢家，照例只有劝你们再打的，不晓大家兴致如何？”三人自然一例凑趣。夔元还笑说：“大帅已经把我的部下招回去伺候自己，难道还要招点新军么？”李纯也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们怎敢违抗呢？放心罢！要是我再想扩充军额，你们大可以拍几个电报，弹劾我一个违令招兵的罪状咧。”以中央命令为谑笑之资，尊重中央者果如此乎？几句话，说得大家又是一笑。何恩溥见李纯又说到国事上头，深怕惹起他的恨处，忙着用话支吾开去，一面，催着入席。大家这才息了舌争，再兴牌战。这一场，大家因李纯赢得够了，不愿再行让步，苦苦相持的，打了几圈。李纯却稍许输了一点，他便立起身来，瞧着他的秘书张某，正在写字台上，批什么稿咧，便笑着招手道：“这个时候，还弄什么笔头儿，快来替我打几圈罢！”张秘书只得搁笔而起，代他打牌。

李纯先在一边瞧着，后来见他拿的牌，不甚得手，便不看了。却觉肚子有点发痛，于是丢了牌局，独自一人，向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爱的大姨太春风那边去大便。从此大得方便矣。谁知他命该告终，经过三姨太秋月房间时，猛然一阵笑声，从秋月房中出来，趁着那微风吹送，透入李纯耳鼓，十分清澈明白。李纯不觉大动疑心，连肚子中欲下犹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缩回肠中，趣甚。竟忘了自己作什么进来了。于是蹑着手脚，索性走近秋月房门口，靠着门缝儿里，向内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太拥着一个男子，厮亲厮热的，正得趣咧。李纯这一气，才是非同小可，难为他急中有智，猛记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后门，平时总不上门的，不如绕道那门进去，看这奸夫淫妇，望哪里逃。心中如此想，两只脚，便不知不觉的，绕到后门，轻轻一推，果然没有门着。李纯一脚跨了进去，却不料门口还蹲着一个什么东西，黑暗头里，把李纯绊了一下，一个狗吃屎，跌倒在地。这一来，不打紧，把里面一对痴男怨女，惊得直跳起来，异口同声的唤道：“李妈！李妈！”原来李妈正是秋月派在门口望风的人，方才绊李纯一交的，便是这个东西。她因望风不着，得便打个盹儿，此之谓合当有事。做梦也想不到这位李大帅，会在她打盹头里，跑了进来，恰巧又压在自己身上，一时还爬不起来。比及秋月赶过来看时，才见李纯和李妈，滚在一处，兀自喘吁吁地骂人。秋月惊慌之际，赶着扶起李纯，李纯也不打话，顺手把她打了两个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赶到前面，才见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极专的一个姓韩的副官。说时迟，那时快，韩副官正在拨开门闩，想从前门溜去，后面李纯已经赶上，大喝一声：“混帐小子，望那……”说到这个那字，同时但听砰的一声，可怜堂堂一位李巡阅使，已挟了一股冤气，并缩住未下的一团大便，奔向鬼门关上去了。涉笔成趣，妙不可言。李纯既死，这韩副官和秋月俩，只有预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儿，正商着卷点细软金珠，还要打发那望风打盹的老妈子。韩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她一弹，也着她去伺候伺候大帅。倒是秋月不忍，还想和她约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韩副官急道：“斩草不除根，日后终要受累，我们行兵打仗，杀人如草芥，一个老婆子，值得什么，不如杀了干净。”勇哉此公！说着，更不容秋月说话，又是砰砰的两枪。这一来，才把一场滔天大祸，算闯定了。

本来李纯的上房，都做在花园之内，各房相离颇远，可巧这天又刮着大风，树枝颤舞，树叶纷飞，加以空中风吼，如龙吟虎啸一般，许多声浪，并合起来，却把韩副官第一次枪声遮掩住了。那时候，他们大可以安安静静的，一走了事，偏偏要把无辜的老婆子，一例收拾，继续的发了两枪，这真是胆大妄为，达于极点。凑巧给外面一个马弁听见了，

这马弁却又是齐帮办手下的人，此马弁当是老齐元勋。因夔元和李纯交情最密，本来穿房入户，都不避忌的，他见李纯进去，久不出来，未免心存疑惑，便也拉了一人代打，自己想到他上房去瞧瞧。这时花园中风云正黯，月色依稀，他那贴身马弁，忙取出手电筒照着，在先引路。这韩副官枪毙老妈的第二声，却先进了马弁的耳朵，不觉大惊住脚，回转身对夔元说道：“帮办可听见么？这是枪声啦！”夔元相距较远，又被树木遮住，却也隐隐听得，似乎有点怪响。听了这话，忙问：“你听清楚，这是哪儿来的声音？”马弁引手遥指道：“那是大帅三姨太太房子，枪声是从这边出来的。”夔元听了，也是他福至心灵，忙喝住马弁：“不许多说，端的机警。跟我来！”又道：“带了咱们的手枪没有啦？”马弁回说：“带着呢。”夔元更不说话，向着秋月房，急急趲行。到了门口，就听见里面一阵历碌声音，夔元早闻李纯几位姨太太，只有此人不妥，却还不明白奸夫是谁，此际心中雪亮，喝命马弁，拿手枪来。马弁依言，送上手枪，夔元吩咐他守住前门，自己握着手枪，也从后门而入。他是胸有成竹的人，自然不慌不忙的，蹑脚而入。可笑那一对男女，正在收拾细软，预备长行，忙得什么似的，绝不防背后有人暗算，连着那支行凶的手枪，也丢在李纯尸身上面，并没放好。夔元眼快，一进门，就瞧见室中死着两人，一个正是英名威望、李纯封英威将军，嵌英威二字趣而刻。坐镇江南的李大帅秀山将军，由不得心中一悲一喜。悲是应分，喜从何来？

且慢！作书的自己先要扳一个错头儿，实在那时候，齐帮办也到了生死荣辱关头，老实说：只怕他那心中，也未必再有这等悲喜念头儿。只见他跳出床前，一手擎住手枪，直指韩副官胸中，冷笑一声，说：“好大胆，做得好大事！”这一来，才把一对男女，惊得手足无措，神色张皇，两个膝盖儿，不知不觉地，和那张花旗产的大红彩花地毯，作了个密切的接合，只一跪字，写得如此闹热，趣极。不住的向夔元磕起头来。那秋月究竟是女子性格，更其呜咽有声，哀求饶命。夔元见此情形，不觉心中一软，真乎？假乎？低声叹道：“谁教你们作死？我看了你们这副情景，心里又非常难受的。也罢，我是一个心慈脸软的人，横竖大家都出名叫我滥好人儿，说不得，再来滥做一次好人，替你俩掬起这个木梢来罢！”二人巴不得这一句，两颗心中，一对石头，轰的一声，落下地去。正在磕头道谢，只见夔元又正色道：“且慢！你俩要命不难，却须听我调度。胸中已有成竹。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说，要你们怎样办，就得怎样办，舛错了一点，莫怪我心硬。那其间，只怕我都要给你们连累呢，哪能再顾你们哪。”二人听了，不约而同的公应一声。夔元把手枪收了进去，喝道：“还不起来，再缓，没有命了。”二人忙又磕了几个头，急忙起来。夔元把前门开了，放进那个马弁，附耳吩咐了几句。怕老韩掉皮也。又对韩副官笑道：“拿耳朵过来！”韩副官依言，听夔元悄悄说道：“不怕有人来么？”韩副官回说：“已经三姨太太打发出去，一时不得进来。”秋月房中，安得如许时没人进出，着此一笔，方没漏洞，文心固妙。然事实亦必如此。夔元啐了一口，因附耳说道：“如此，如此。”又对马弁道：“你帮着韩副官，赶快把事情办好，就送韩副官出去，懂得么？”马弁和韩副官都答应晓得。夔元又指那老妈子说道：“人家问起她呢，你们怎么回答？”韩副官忙道：“那容易，只说大帅自尽的当儿，老妈子为要阻止他，大帅一急，就将她先杀了，这不完啦。”夔元点头称赞道：“怪不得人说风流人的思想，比平常人深远得多呢。”比骂他还凶。韩副官听了，不觉脸上又是一红。夔元又再三叮嘱不要误事，方才从容容地，缓步而出，仍旧回到牌场上，叫过一个马弁，又悄悄吩咐道：“如此这般。”布置完备，想了想，没有什么事了，于是安安静静的，仍回原位打牌。打到一副，蓦听得人声鼎沸，合署喧腾，来了！来了！夔元心中禁不住蹦蹦乱跳，入情入理。其余诸人，却都大吃一惊。入情入理。正待查问，那喧哗之声，已自远而近，各人耳鼓中，都已听得明明白白，是大帅自杀的一句话儿。夔元听了，猛地把自己面前一副将和未和的万子清一色，都牺牲了。绝大的牌，已经和出，区区清一色，何足留恋？顺手一掬，立起身嚷道：“了不得，真个做出来也！”妙语妙笔，语是机警语，笔是传神笔。说着，自己首先引导，带着众人，赶进内室去，才到半路，就有李纯的当差接着，回说：“大帅已经归天，尸身在三姨太太房内呢。”夔元带着大众又赶向三姨太太房，早见房中黑压压地已站满了一屋子的人，有署中职员，有上房的太太、姨太太、奶奶、小姐，并一班马弁当差丫头老妈子，有纷纷猜论的，有伏尸大哭的，闹得个声震檐壁，人满香闺。夔元跨步上前，见了李纯尸身也禁不住一阵伤心，嚎啕挥泪。那李纯的正室太太，手中拿着一大张纸头，上面写着许多七歪八斜潦潦草草的字儿，哭得泪人儿似的，交与夔元手中，说道：“齐伯伯！你

瞧瞧，这上面说点什么？”夔元一瞧，只见一片模糊，也没有几个字可以辨识，大略瞧了一遍，便大嚷道：“大家静一静儿，大帅还有遗言咧。”众人听了，果然鸦没雀静的，静听无哗。夔元大声道：“大帅的字，很不容易辨清，大概这是他神经错乱之故，如今将大意宣布一番罢。大帅的意思，是说：‘国事如此，自己身为封疆大吏，一点不能救正，现在南北相持，各走极端，中央派他做和议代表，也是一无结果，都是大帅心中久已引为恨事的。眼前因省中公事，不蒙地方人民原谅，实在气懣填膺，不但无心作官，更无颜处世，因此决心自杀，派夔元暂代巡阅使督军之职。以上是宾，此下是主。一面请张秘书拟稿，向中央保举夔元继任。至于遗产办法，大帅另有支配清单，除提出半数，分给太太和二大人及各位姨太外，以半数作南开大学基金，及直隶赈灾之用。’做死人家产不着。大帅遗言，已尽于此，只有派夔元代理继任的话，夔元委实万分惭愧，但既蒙大帅相知之雅，委托之殷，自当以地方大局为重，暂时担任维持，并盼各同人大家协助办理，莫丢了大帅身后的颜面，和殉国的苦心，才是正理。”说得如许冠冕，此公才不可及。说话时，不但署中僚属，陆续到齐，还有几位镇守使师长，如陈调元、朱春普等一班儿，也俱赶到。此外却有齐帮办的手下军官，都全副武装、带领兵士们，霎时布满了署内署外，和上房花园等处。尽在如此这般中。据说是齐帮办的参谋长，闻信派来，防备意外之事的。这等用兵，也可谓神速之极了。句中着眼，却说得刻薄。

当下大众听了齐帮办宣布的遗嘱，有深信不疑的，有心领神会的，问有少数怀疑的人，见齐帮办和几位军界领袖，都十分相信，他们又怎敢不信。下一敢字，句中有眼。于是又请三姨太太说明经过情形。尽在如此如此中。那三姨太太是苏州妓院出身，娇声曼气，带泪含悲的，说：“是大帅进来大便，何尝大便，简直未便。大便过后，坐在奴的床上，忽然朝奴滴下泪来，奴是再三再四的问他咧，谁知大帅一味伤心，总不说话，倒把奴急的没法安慰，奴想去报告太太哩，大帅又说，不许奴去，奴还有什么法子呢？连用几个奴字，真有娇声曼气的一种肉麻相，可谓绘声绘影之笔。只眼睁睁瞧着大帅，大帅忽然命奴拿出纸笔，写了这么一大篇，奴又不认得字，知道他写的什么呢？奴又不敢问他，只坐在一边闷想。如今奴想起来，奴可明白了，原来大帅为要写这东西，怕别的姊妹们，都是读书识字的，怎能由他舒舒齐齐的写呢，可不寻到奴这不识字的地方来了。”众人听了，都点点头，惟有齐帮办更摆头晃脑子的，表示赞许之意。深刻。正是：

山木自寇，象齿焚身，

恫哉李督！死不分明。

不知三姨太太还有什么宣布，却听下回分解。

李督头脑，较清于其他军阀，所行各事，亦未必十分贪横，乃惨遭横死，死尚被诬，此有心人所为长太息也。然佳兵不祥，不戢自焚，民国以来，曷有军阀而得好结果者？与其害国殃民，遗臭千古，尚不若死于风流之为愈。人悲李督之遇，吾则谓同一不终，此尚差胜。

##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却说三姨太太秋月，又对众人说道：“大帅写完了字，奴又到后面解手去了。一个为大便而死，一个以小解送终，相映成趣。谁知道他会走这条绝路儿呢！当时奴只听得李妈叫一声，大帅要不好了，奴本是提心吊胆的，一听这话，倒把奴急得手都解不出来了，正待问哩，就听大帅骂了一声，蠢东西，谁要你管。同时就听得砰的响了一声，已经把奴吓得胆都碎了。奴可来不及盖马子儿，拉了裤，趣极。就赶去看时，不道李妈已经躺在地下，奴只叫得一声啊呀，险些把裤子都吊下地来。趣而刻。才定了定神，啊唷，奴的天哪！谁道大帅更不怠慢，立刻又把枪机一扳，他！他！他！就阿唷唷！传神之笔。奴回想起来，真个说都不敢说下去了。”说到这里，三姨太太赶着赶着妙。逼紧了喉咙，一个倒栽葱，跌在李纯身上，哀哀大哭起来，还说：“早晓得大帅这等狠心，奴是抵拚给你打死，老早请了太太过来了，奴也不致吃这等大惊慌了。”众人听了，料道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也不便多嘴多舌的，于是由齐帮办宣布，人死不可复生，大帅身系东南安危，我们该赶紧商量，维持后事，电告中央，派员接替，注重在此。然后商量办理丧事。此言一出，大众一哄退出，齐到西花厅开起善后会议来。对于李纯自刎一案，至此却先告一段落，总计自韩副官行凶，至齐帮办设计，众人共听遗嘱为止，前后不过四五个钟头，却也办得细密周到，无懈可击。赞美一笔更妙。列公请想，这齐帮办的手腕，可厉害不厉害呢？

李纯死后，经全体幕僚和军界同袍，并家属代表，大开善后会议。到了次日午后，便是民国九年十月十二日，省长以下各官，和省议会的议长、议员、地方士绅，不下数百人，得了信息，陆续晋署探问，当由齐帮办会同何参谋长、齐省长，暨家属人等，公同发表李纯遗书并电报等，共计五件，兹为照录于下：

### （一）致齐省长耀琳、齐帮办燮元

纯为病魔所迫，苦不堪言，两月以来，不能理事，贻误良多，负疚曷极。求愈无期，请假不准，卧视误大局，误苏省，恨己恨天，徒唤奈何。一生英名，为此病魔失尽，时有疑李督患梅毒，不能治愈，痛苦万状，而出于自杀者，即从遗书中屡言病魔，推想出来，其实于情理不合。尤为恨事。以天良论，情非得已，终实愧对人民，不得已以身谢国家，谢苏人，虽后世指为误国亡身罪人，问天良，求心安。至一生为军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后人公评。事出甘心，故留此书，以免误会，而作纪念耳。李纯遗书。九年十月十日。

### （二）致全国各界

和平统一，寸效未见。杀纯一身，爱国爱民，素愿皆空。求同胞勿事权利，救我亡国，纯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纯留别。十月十一日。

### （三）关于身后的希望

纯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四桩大事，应得预先声叙明白：（一）代江浙两省人民，叩求卢督军子嘉大哥，维持苏浙两省治安，泉下感恩。（二）代苏省人民，叩求齐省长，望以地方公安为重，候新任王省长到时，再行卸职。（三）苏皖赣三省巡阅使一职，并未受命，叩请中央另简贤能，以免遗误。（四）江苏督军职务，以齐帮办燮元代理，恳候中央特简实授，以维全省军务，而保地方治安。叩请齐省长、齐帮办及全体军政两界周知。李纯叩。十月十一日。

### （四）致齐帮办及皖张督军

新安武军归皖督张文生管辖，其饷项照章径向部领，如十月十一日恐领不及，由本署军需课，代借拨二十万元接济，以维军心，而安地方。关于皖省，可告无罪。此致皖张督军、苏齐帮办查照办理。十月十一日。

### （五）处分家事遗嘱致伊弟李桂山中将

桂山二弟手足：兄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误国误民，心实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谢国人，以免英名丧尽，而留后人纪念。兹有数言，挥泪相嘱：（一）兄为官二十余年，廉

洁自持，始终如一，祖遗产及兄一生所得薪公，并实业经营所得，不过二百数十万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减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永久基本金，以作纪念。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钱不可多留，须给后人造福。（二）大嫂贤德，望弟优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给养活费，归娘家终养。（四）小妾四人，每人给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损兄英名。（五）所有家内一切，均属弟妥为管理，郭桐轩为人忠厚，托管一切，决不误事。（六）爱身为主，持家须有条理，尤宜简朴，切嘱切嘱。兄纯挥泪留别。九年十月九日。

列公看了这几封遗书，须要明白，李纯死后，韩副官一人一手，怎么作得出如此长篇文章？当然这都是一班有关系的大人先生，禀承齐帮办意旨，在事后编撰出来的，这是无庸疑议的了。雪亮。再则其中还有许多说话，或和昨夜夔元所说不同，或竟为夔元所未曾道及，那也是斟酌情形，临时增改而成，本来难逃明眼人的洞鉴。人情入理。只有一桩，不能不替他下一个注脚，原来李纯的三省巡阅，本是自己向中央要素而得，后因江西督军陈光远，有“宁隶鄂省，不附李纯”的宣言，皖省张文生也有反抗李纯的表示，因此迟迟疑疑，未敢就职；而且也是李纯满口厌世的主要原因。现在李纯既死，论资格物望，和军队实力，除了齐帮办，无第二人。夔元当李纯初死之时，就对众宣称：“李大帅委他暂摄巡督两篆，并有电恳中央予以实授”的说话，但这是他一时的野心，想由师长帮办的衔头，一跃而为督军兼巡阅，真可谓志大言夸，而不顾利害的蠢主意。贪多嚼勿烂。

岂知李纯死耗发表之后，夔元虽持李纯遗言为升官的利器，而外面空气却十分紧张。不但把李纯遗囑置之不理，并且还想趁此机会，要求废督，东也开会，西也集议，纷纷攘攘的，电请中央，大有不达目的不休之势。只这半天工夫，就接得许多不好的消息。齐夔元志在进取，已非朝夕，自然处处周备，着着设防。各方面消息，都是非常灵速，一边稍有风声，他这里也早得了报告。这时外面情形，尤其在他特别注意之中，更加多派侦探，四处八方的秘密探访，所以一到午前，就得了许多报告。夔元这才晓得出位之思，过分之望，是靠不住的。全国野心家听者！这才赶紧设法，先把遗囑中代理巡阅一事，一笔勾销，却专从督军入手，待到根深蒂固，脚步站稳，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计划。这是他心中的盘算，至于对外一方面，自己先实行代握军篆，并为见好邻封起见，赶紧把新安武军的军饷，尽先借拨；同时怕同事中尚有不服，趁着李纯治丧机会，施出全副拉拢手腕，和他们联络得如兄如弟，莫逆异常。

这时江苏共有七镇守使，论资格，也有比夔元更老的，但夔元新和直派联络，得了帮办位置，又加了上将衔，老实说一句，分明就是一个副督军，正死副继，自是正理。而且近水楼台，措置早妥，别人未必弄得过他。加以中央接到电报，已准李纯遗言，复电令夔元代理督军，有此许多原因，同时夔元又卑词甘言，转相俯就，大家也就没有法子，只好忍着一口气，尊他一声齐督军罢了。夔元得此机会，中心欣悦，不言可知，所不安者，只怕自己毛羽未丰，中央不肯实授。却不知中央对于此事，亦正煞费踌躇，当时为安靖地方，维持秩序起见，虽已电令夔元代理督军，同时苏人争请废督，甚嚣尘上，这等人民意思，原不在政府心目之中，所最难的，倒是一般有苏督希望的人，好似群犬争骨，哄然而起。十年来省政易人，未有不生骚扰者，中央威信失堕，此亦一大原因。有主张靳总理云鹏南下督苏，仍兼三省巡阅，而以周士模组阁，无奈老靳本人，并不十分愿意，此时全国军政大权，非曹即张，总统不过伴食而已，还是云鹏因和双方有亲戚关系，曹、张都还给一点面子，他说要做，别人果然不能侵夺，他如不愿，别人自更不能勉强。于是舍而求次，则有王士珍、王占元、吴佩孚、陈光远等，论资格以王士珍为最老，论实力以吴佩孚为最盛。占元、光远，各有地盘，亦非志在必得。王士珍老成稳健，不肯再居炉火，做人傀儡，所以数人之中，仍以吴佩孚一人，最为有望。可巧吴佩孚，此时正因奉张气焰日盛，心不能平，且自皖直开战，直方竭尽全力以相扑，奉军不过调遣偏师，遥为声援，而所得军实，反比直方为多，尤其使他愤恨，这还关于公事方面。最令佩孚难堪的，因前在保定会议，佩孚自恃资格才力，足以代表曹锟，侃侃争论，旁若无人，张作霖几乎为他窘住，因仿着《三国演义》袁术叱关羽的样儿，说他：“人微言轻，不配多讲。”佩孚心高气傲，哪里耐得这等恶气？终因自己的主帅曹三爷，正在竭意和他交欢时候，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暂把一口恶气，硬硬的咽了下去。但是这等怨毒，深印心胸，再也无法消灭。民国以来，许多战事，总因权利意气而起。所以直皖战后，他就着着布置，作直奉战争的预备。此番苏督缺出，明知齐夔元蓄志图谋，决不肯拱手让人，好在他十分知趣，自

代理督军令下，即暗中派人，刻意交欢曹、吴。佩孚一想，彼既降心相从，也落得收他作个东南膀臂，因此索性做个好人，反替燮元竭力保荐。于是齐燮元苏督一席，才算完全到手，而苏省地域，也从此正式隶入直派。后来北方多少风云，每与苏、浙战事相间而生，互有关系，实也滥觞于此呢。如今将陆军部呈复总统，对于李纯的抚恤办法，录在下面：

为英威上将军在任身故，遵令议恤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奉大总统令开上将军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勋一位陆军上将李纯，奠定东南，勋勤夙著，比年邦家多难，该巡阅使坐镇江表，才略昭宣，群流翕洽，而于和平统一之大计，尤能多方赞导，悉力筹维。干国匡时，声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剧，屡电请假调理，只以时事艰难，东南大局，赖其主持，谕令在署医治，力疾视事，方冀调摄就痊，长资倚畀。乃本日据齐耀琳、齐燮元电呈：

“该巡阅使两月以来，卧病奄奄，每以时局纠纷，统一未成，平时述及，声泪俱下，近更疚忧愧恨，神经时复错乱。本月十一日，忽于卧室，用手枪自击，伤及右肋乳下，不及疗治，登时出缺。手写遗书，缕述爱国爱民素愿莫酬，不得已以身谢国，惓惓于苏省之治安，国家之统一，筹虑周密，语不及私。”披览之余，曷胜震悼！该故巡阅使年力未衰，猷为正远，乃以焦忧大局，报国捐躯，枉失长城，实为国家痛惜。着派齐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给予治丧营葬费一万元，所有该故使身后事宜，着齐燮元、齐耀琳督饬所属，妥为办理。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一体照料。生平政绩，宣付国史立传，并候特制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绩。仍交陆军部照上将例从优议恤，用示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等因。奉此，查本部历办成案，凡遇勋勤夙著，在职身故之员，均查照陆军平时恤赏暂行简章，分别给恤。此次英威上将军苏皖赣巡阅使江苏督军李纯，为国捐躯，业经奉令给与各项恤典在案，拟请从优依恤章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按恤赏表第二号陆军上将因公殒命例，给予一次恤金七百元，遗族年抚金四百五十元，以三年为止，用彰懿绩。是否有当？

理合具文呈复，伏乞，鉴核施行。谨呈。

呈文上去，当于九月二十八日奉批：

呈悉。准如所拟给恤。此令。

苏事至此暂且搁起，先谈西南方面的事情。看官们总该记得，中央因求南北统一，曾派李纯为议和总代表，虽然旷日持久，毫无成绩，不过李纯为人，颇有长厚之名，对于南北两方，都还能够接近，有这么一个缓冲人物，又巧处在南北之中，一般人心理上，总还觉得南北有些微可和的希望。再则南北如此久持，既非国家之福，究竟当轴方面，也觉不甚相宜，双方面子上，尽是说的官话，暗地里谁不愿对方稍肯让价，这注统一国家的大生意，民国十年来全做的蚀本生意。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两方和议，尽管不成，而李纯之见重于双方，却是不可掩的事实。如今李纯既死，失了和议中心，南北政府，都觉从此更难接近，未免互存可惜之意，这倒是李纯死后的一种真实风光呢。

却说西南政府自两季内变，滇桂失和，军政府的内幕，也和北方政府一般，但具虚名，毫无实际。军政府总裁岑春煊，虽有整顿之心，无奈权不在手，亦只有镇日躲在大沙头的农林试验场中，做他命令不出府门的总裁，得了空，向一班幕僚们，发几句牢骚话儿罢了。可怜。至于莫督方面，从广惠镇守使接陈炳焜的督军，又用毫无作为、百事不知的粤海道尹张锦芳护理广东省长，表面是军分民治，实在省长不过是督军一个二三等属吏，除了用几个秘书科长，委几个普通县缺之外，就是些小事情，不经督军许可，是一点不能发生效力的。可怜。好在张锦芳本人，原系出身绿林，充当书记，因他为人随和，好说话，给人瞧得可怜儿的；更凑着自己运气，由连营长而县知事，而道尹，如今索性做了一省长官，也算得心满意足，所谓始愿不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这两句古书，大可移赠这位张省长咧。他既如此知足，又承莫督提拔之恩，自然唯唯诺诺，奉命惟谨。在任一年，倒也相安无事。

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

谁知这时却有一人，磨拳擦掌的，要过一过广东省长瘾头，这人非他，便是现任财政厅杨永泰，字鬯卿的。论广东现时官吏，出息顶好的，自推财政厅，因为省中正在整顿市政，开辟马路，这市政督会办，照例是由财政警察两厅长兼办的。杨永泰以一个毫无势力的旧国会议员，因交欢莫督，得其宠信，才给他做这财政厅，本来大可踌躇满志，得过且过。只因永泰为人，精明强干，是个心细才大之人，觉得区区财市两部分事情，未能展其骥足，于是竭力拉拢沈鸿英、刘志陆、刘达庆、林虎等一班将官，求他们向莫督说项，给他实授广东省长。也会做生意，可惜运气不好。莫督倒也无不可，但广西陆荣廷

方面，却因永泰是有名政客，又为政学会中坚人物，这政学会在两广，却似安福俱乐部的在北方一般，受人指摘，为各方所不满，所以永泰的省长梦，几乎被老陆一言打破，幸而莫督对他感情颇佳，又代他到军政府，请出岑春煊，替他讲话。同时张锦芳也知永泰志在必成，自己万万不是对手，倒也乖乖的，自请辞职，仍回粤海道原任。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至此永泰的省长，才算做成功了。却不晓因此累及陆、莫两方，大伤情感，连到桂派内部，都发生裂痕起来。他们决裂原因，虽不专为此事，要以此事为原因之最大者，这也是无庸讳言的事情呢。

谁知杨永泰才大命穷，就职不到几月，广东省内又发生一桩大战事。原来粤人特性，好动恶静，喜新厌故，论这八个字儿，未尝不是粤人争雄商业、操持海上霸权的大原因。然施之政治，则往往弄得骚扰反复，大局震动。可以作买卖营生，不能作官场生意。结果，还是粤人自己吃亏，粤人之自杀政策。所以光复以还，粤省的战事最多，几乎每易一次长官，便有一次战乱。长官年年调换，战事也年年都有，总算莫荣新做得最长，地方上也勉强安静的安了几年。论荣新本人，委实算得一个廉洁自律、惜民护商的好长官，可惜所用非人，利用他的忠厚，欺侮他的无识，种种劣迹，书不胜数。荣新自己朴诚俭约，除了每月应支官俸之外，确实一文也没有妄取。然而他的部属，竟有发财至几千几百万的，这要从我们旁观的说来，自然这批部下，对不住荣新，荣新又对不住广东人，管他本人道德怎高，究竟又算得什么儿哩。公论。这等地方，都是无形中造成粤桂恶感的主因。因为这批人十九是桂派人物，广东人反只站在一边，眼睁睁的受他们侵蚀欺凌，一句也不敢声说，本来都是叫人难受的事情啊。总计荣新督粤五年，论维持地方，保护商业，其功固不可没，而纵容部曲，横行不法，其罪也自难逭。公论。再讲作官这桩营生，干的好，是他分内事，弄得不好，可就对不起地方人民，而地方人民，也未必因其功而原其罪，于是探本穷源，都说以外省人治本省，人人存一个乐得作恶之心，政事焉有不坏？为长治久安之计，非得粤人治粤，决乎不能收效。这等情态，差不多粤人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荣新手下一班虾兵蟹将，兀自专欲妄为，一点不肯敛迹，于是粤人治粤之声浪，渐腾于社会，同时桂派防制粤人的手段，也越弄越严，双方交恶，达于极度。于是桂粤之战，乃一发不可遏止。桂人之自杀政策。这时粤人之较有实力者，在省中是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警察厅长魏邦平，在外面的，只有一个援闽总司令陈炯明，三人原无深交，只因桂派气焰，咄咄逼人，大有一网打尽之势，于是以利害关系，自然而然的互相结合。陈炯明虽远在漳州，既得二人声援，消息灵通，胆气十倍。且知滇桂分裂于前，桂派内哄于后，粤人治粤，声浪又一天高似一天，认为时不可失，遂于九年六月中，毅然决然，利用真正粤军的牌号，回师攻粤。此公本善投机。正是：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粤桂如辅车，相攻何太急？

欲知战事真相如何，却待下回分解。

西南政府，以护法兴师，宣言独立，组织之始，非不正大堂皇，有声有色，曾几何时，而政府改组，真心为国之中山先生，竟被排挤以去；又继而滇桂失和，军府分离，更数月而桂系内部，亦告分裂，卒之李、魏内变，陈师反戈，护法无功，徒苦百姓，不亦大可以已哉！盖天下事，惟以真正血忱，辅以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始有成功之望。若稍存私利，竞夺事权，徒袭美名，不骛实际，与北方军阀之侈谈统一，提倡和平，有何分别？是故有皖直之交战于北，便有桂粤之互哄于南，有安福之专欲横行，便有政学之操纵不法，是真一丘之貉，无庸轩轻其间。所可惜者，一个护法救国大题目，竟被此辈做得一塌糊涂，不堪寓目耳。

##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荣新养痍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却说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梅县人。前清时候，也是秀才出身。民国以来，以秀才而掌大兵，握军篆，声势赫奕，焜耀一时者，北有吴子玉，南则陈竞存，所以有南北两个怪秀才之称。原是一对好货。这炯明在民国初元，也曾做过广东都督，后来便给人驱逐下台。至莫荣新作粤督，他的参谋长郭椿森，和炯明颇有交情，凑巧此时，又发生一件警卫军的交涉。广东原有八十营警卫军，自朱庆澜氏做省长时候，编制成立，向归省长统辖，直至陈炳焜督粤，以武力收为己有，因此粤人啧有烦言，说是桂派收占全粤兵权之表示。及莫督继任，不愿为已甚之举，原拟将警卫军设法改组，以平粤人之愤。正踌躇间，忽得间谍报称，福建李厚基，受中央密命，安福使，将联络浙军童保暄、潘国纲、陈肇英等，大举攻粤。荣新得此消息，正拟派兵防御，郭椿森便乘机替炯明进言，说他是：“粤军前辈，素有治军之名，又且熟于闽粤交界情势，不如派他做援闽总司令，乘李厚基未及发动之时，赶速进兵，既以贯彻护法事业，亦先发制人之计也。至炯明军队，本已散净，现正有警卫军不易处置的问题，索性就拨二十营归他节制，又可以间执粤人之口，此正一举三得之事，请督军切勿犹疑，赶快办理为妙。”荣新听他言之有理，又经椿森力保炯明忠忱无他，于是决计委他为援闽总司令。

公文待发，又发生一个小小趣闻：原因炯明为人，才干有余，心术难恃，伏下背主叛党事。而且高自期许，不肯屈居人下。在先，因蛰处省中，无事可为，一切皆愿迁就，比及闽事发生，荣新答应用他，他又为得步进步之计，要求荣新改用聘书，勿下委令。荣新胸无城府，任人颇专，对于这等地方，却视为细务末节，但愿他肯效力，乐得给他一个面子。却有幕府中人，再三坚持，非下委不可。他们的理由，是说：“一用聘书，彼此便成敌体，不但有乖督军统一军权之旨，且恐将来不能指挥炯明，自是正理。分明牺牲二十营兵士，反在一省之内，自树一个大敌，督军千万莫上他这大当。”荣新听了这话，恍然大悟，从此也疑炯明野心太甚，不肯十分信用。等他出发之后，便密令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惠州绥靖督办刘达庆等，须要暗中防备着他，勿得大意等话。那刘志陆是莫督义子，从前跟随荣新出生入死，久共患难，倒也算得一个健将。近因安富尊荣，日久玩生，不免近于骄惰，得了这个密令，哪里放在心中，还说：“陈某败军之将，有甚能为，督军也太胆小了。”骄兵岂有不败之理？桂系之败，刘为罪魁，宜哉！

一言甫毕，忽又接得督军急电，因琼州龙济光，大举内犯，林虎和他交战，先胜后败，所以调志陆军队，前去助剿。这龙济光却是一个狠货，前年屠龙之役，所有桂粤两军，都曾吃他的大亏，后来虽被桂军全力压迫，将他赶到琼州，究竟还不能消弭他的势力。此时得了北方补助军械，预备破釜沈舟的干他一下，来势甚凶，却也未可轻视。志陆正拟出发，又得省电后防空虚，适陈炯明军队，尚在半途，经过潮、梅，即暂令填防。志陆接得此电，心中却大不愿意，抵足恨恨道：“这又是郭椿森栽培陈炯明的妙计，他们想得我潮、梅地盘么？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因即复电反对，甚有不许炯明军队过境之意。荣新已中了郭椿森之言，养虎自伤，莫氏太笨。回电申饬志陆。志陆没法，只得和幕府商量，留下若干劲旅，牵制炯明，而自率大军出发，会合林虎、沈鸿英之军，三方兜剿。济光果然不支，溃败而逃。

谁知这时广东事情越闹越凶，大有五花八门、离奇变幻之观。当刘、林在西部二次屠龙之际，正陈炯明在东部与闽浙军相持之日。炯明部下虽都是粤军，只因荣新心怀疑忌，所有良好器械，都靳而不予，兼之统率方新，指挥不便，刚到潮、梅，恰逢闽军臧致平和浙军陈肇英会师来犯，炯明与战于漳、泉之间，三遇三北，抵抗不住，节节后退，潮、梅大为震动。不是炯明无能，却是桂运未绝。又幸屠龙已了，刘志陆振旆还师，适值臧、陈不睦，肇英不战而退，志陆新胜之兵，锐气正盛，把臧军驱逐出境，炯明自然无颜留驻潮、梅，便以追臧援闽为名，进驻漳州，而对于莫、刘两方，和桂派的感情，也从此日趋恶劣。只因毛羽未丰，暂行蛰伏，一面简搜军实，积屯粮草，购买兵火，扩张军额，以为

后日之图。有此远图，也自不凡。这都是民国七八年间的事情。著者因陈炯明是一个重要脚色，将来对于国民革命军，尚有多少纠葛情事，所以不惮烦琐，将他的前事，补述一番，以见此公人品不端，心术欠正，所以后来叛困孙大元帅，冒天下之不韪，为全国之罪人，端非偶然之事啊。闲言少说。

再讲陈炯明在漳数年，蓄锐养精，志不在小。至民国九年夏秋之交，得了李福林、魏邦平报告，知道桂派内部离心，将骄卒惰，粤人受侮多年，渴思自治，于是认为大好机会，确是好机会。顺着人民心理，揭糞粤人治粤的商标，返戈内向。出兵之始，曾有他的部下，向著名的一个星家卜了一卦，卦象如何，小子因非内行，不及记忆，但知他的批语，有“在内者胜”四字。迷信不足凭，但这四个字，实聪明之至。人人都道：“桂派蟠踞粤省，五羊城内，几成桂人私产，这个内字，分明指桂派而言。况且多寡悬殊，强弱不敌，以常理言，炯明此举，未免过于冒失，深恐一败涂地，必致退步为难哩。”这等议论，传入炯明耳中，炯明大怒，指为反间造谣，定要严行查究，倒晦气了那位星卜大家，得知消息，连夜卷卷行囊，逃到香港去了。炯明便出了一张告示，说明桂派横暴情形，和自己出师宗旨，劝喻人民，勿得轻信谣诼，一面亲督队伍，带同手下健将洪兆麟、许崇智，并参谋长邓铿等，兼程出发，一面派人进省，约会李、魏，待至相当时机，大家一齐动手，互为应援。

也是桂派气数合尽，消息传到省城，莫荣新不过痛骂郭椿森介绍匪人。悔之何及？其时椿森因一桩事情，触怒了陆荣廷，一道手谕，着莫荣新立即驱斥。荣新为顾全他颜面计，派他赴沪充议和代表，已经去得长久，尽你荣新痛骂，横竖于他无干。此公始终受不知人之害。至于军界中人，早把陈炯明不放在眼内，一班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在东西两堤，征妓饮博，欢天喜地的任情胡闹。如此荒唐，便无陈氏，也必败亡。那刘志陆原在东堤讨了一位姨太，寓居香港。此时又看中了东堤长安寨里一个寮口婆子（苏人所谓娘姨大姊之类），叫做老四的，一个要娶，一个要嫁，温得胶漆一般，分拆不开（温者粤语言要好，犹苏人所谓恩相好也）。军署中人原有一个俱乐部，设在东堤探花酒楼一间大厅，志陆每到省城，也是天天前去，说是俱乐部，其实这班人办公时间，还不及在俱乐部的时间更多。弄到后来，大家都以赌博冶游为重，公务为轻，即有重要公事，往往不在署中办理，反都赶到这个俱乐部中会议起来。如此荒唐，不亡何待？荣新因省内宴安，地方平静，也不去责备他们。

此公实在做梦。

当炯明发难之前，炯明部下统领李炳荣，因小事被陈炯明当众斥责，怀恨在心，此时他却先得知了炯明阴谋，便和参谋谭道南商议。道南劝道：“老陈虽然狠恶，究竟兵力有限，况且他既疑忌我们，即使打了胜仗，得了广东，我们也是沾不着光的，不如乘此机会，和老莫联络联络。”炳荣甚以为然，即派道南晋省，深夜到军署，求见参谋长傅吉士。吉士因事情紧急，连夜赶到东堤，和各军首领相见。这时刘志陆正和老四拥在一处谈心，吉士走近身去，笑道：“伟军如此写意，可知陈竟存眈眈虎视，伺机待发，听说有即日出兵的消息呢？你倒还有心思温你老契么？还是快快回去，守你老家去罢！”伟军是志陆的字，志陆所了，呼的笑了一声道：“吉士兄真是书生之见，陈竟存也有脑子，也有思想，好好的漳州皇帝不做，倒要来潮、梅送死，敢是活得不耐烦了？”吉士笑道：“话虽如此，你也别太得意了。”说着，把李炳荣派人告变的话，诉说了。又道：“尽你兵强马壮，胜过竟存，究竟事先提防，是不得有错的。”自是正论。志陆冷笑道：“理他的胡说呢！我们的军队，见过多少战阵，还会上陈竟存的当么？”吉士未答，却有省署的政务厅长夏香孙，缓缓踱了过来，听他们说到这里，便点头插嘴道：“刘镇守使是豪气胜人，傅参谋长是临事谨慎，二公之言，俱有道理。若说竟存那人，我和他也曾共事，深知其人狡诈阴鸷，精明强干。陈氏确评。听说他在军中，每日里和兵士们同甘共苦，躬亲庶务，一天到晚，耳朵边插着一枝铅笔，好似工人头儿监督工程一般，跋来报往的，川流不息。这等精神，果然为常人所难能，这种做派，又岂志小识隘的人所能几及？况他手下，还有……”自是正论，其如刘氏不悟何？说到这个“有”字，志陆已大不耐烦，抱着老四脸喂脸儿的，闻了一个香，口中说道：“他们只是不经吓，一听陈炯明造反，就怕得那么鬼样儿，我们还是乐我们的，不要去理他们。”说着，立起身，拉着老四，说声打茶围去，头也不回的走了。随后一批老举，也都哄然一声，纷纷各散，倒把傅、夏俩说得大没意思，大家叹息了一回，各自走开，究竟也有明白人。各寻各的快乐去了。

谁知这天过后，不好的消息，一天天追逼上来。刘志陆手下第一位健将卓贵廷，曾在屠龙、攻臧两役，立过战绩，此时已升副司令官，率着部下三营健儿，镇扎汕头，事前也在省城大嫖大赌的尽兴儿顽。他是一个武人，原不晓什么叫做温存怜爱，什么叫做惜玉怜香，他要便不顽，顽起来，非要顽得个流血漂杵，娇啼宛转，说得上俗点，就是梳拢妓女，再村点，就是替姑娘们开宝。不是奇癖，是兽心。他这趟上来，因是新升显职，更其意气飞扬，兴致百倍，呼朋引侣的，闹了几夜，觉得都不尽兴，非要找一个琵琶仔（即苏之小先生）来梳拢一下，总之不得过瘾。他这意思，一经表示，就有那批不长进的东西，替他东找西觅，采宝也似的采着了一个绝色的姑娘。这人名叫爱玉儿，今年刚十四岁，年纪虽小，资格却是老练，凡是平康中应酬客人，灌迷汤，砍条斧，种种专门之学，却已全副精工。她本是苏州人，她娘小二嫂子，和天香楼老板四姑要好，所以带了爱玉，在天香落籍。小二嫂自己也是中年时代，徐娘半老，丰韵颇佳，她的营业方法，是用爱玉出条子，把客人拉了来，自己放出手段，和他下水，却把爱玉防护得非常严密，立意要拣一个有势有财，能够花个一万八千的，才许问爱玉的津。也是她花运高照，不上几时，就给她认识了这位卓副司令，一见垂青，千金不吝，竟由几位皮条朋友的撮合，轻转易易的，把爱玉一生的贞操，换了许多苏州阊门外面的产业。小二嫂果然可贺，爱玉未免可怜。趣语却说得人毛骨一耸。却不知更可怜的，还有那位副司令官卓贵廷先生。他自梳拢爱玉之后，早不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流连温柔，乐而忘返，甚至把爱玉母女，带到先施公司的东亚旅馆，开了几个房间，闭户谈情，不问外事。此之谓该死。不但军政大计，置之不理，就连平日赌博征逐之交，以至最近拉马说亲的大冰先生们，也不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等顽法，原是卓贵廷的老脾气儿，凡是他心爱的人，一经上手，就得顽个淋漓尽致，毫无剩义，方才一挥手儿，说声滚你妈的蛋罢。那时候，就想问他多要一个铜钱，也是万不可得的事情。从此一别，尔东我西，再见之时，也不过点头一笑，若说情殷故剑，回念旧情，重温一回好梦，那也是断乎没有的事。真是兽欲。

据闻他在潮、汕时候，曾有一个姑娘，蒙他爱赏，居然早夕不离的处有月余之久。这在他的嫖史中，已算是特别的新纪录了。一时外面的揣测，以为这姑娘大有升任卓姨太太的希望，甚至有许多求差谋缺、经手词讼的人，不走别路，都去找这姑娘。此皆上文所谓没出息者也。姑娘借此声势，居然于短时期内，也搅了千把块钱。比及一月之后，卓贵廷忽然翻转脸皮，下起逐客令来。姑娘怎晓他的性情，还当他是顽笑咧。少不得娇娇滴滴地，灌了许多迷汤，岂知这等声音，平时贵廷所奉为仙音法曲的，此时即觉变成鸱叫狼鸣，甚至见了那副温柔宛转的媚态，也觉万分讨人厌恶。因她唠叨不了，禁不住无名火起，举起皮鞋脚儿，向她小肚子下，猛不防的踢了一下，踢得那姑娘一阵疼痛，昏晕在地。贵廷愈加有气，拔出手枪就打，幸而有人劝止，方才悻悻而去，连客栈中一应房饭杂用都没有开销。可怜那姑娘除得了他一千块钱梳拢之费外，竟是一文也没有拿到，还要替他开销一个多月的账目，还要进医院去养伤，仔细算来，除了好处不着外，还赔出几百块钱的医费，白白赔了一个身体，陪了他一个多月，这也算得她十足的晦气了。谁教你不识字。如今这爱玉姑娘，却真有眼光，有见识，她已认定贵廷这人是靠不住的，趁他欢喜时候，陆续敲了他几千块钱，除了孝敬小二嫂外，余下的，托一个要好客人，存庄生息。过不多时，竟和小二嫂提起赎身问题来，小二嫂无可如何，只好准她。这爱玉不过一个小孩子家，竟有这等手段，这等知识。至今天香怡红各妓院中，谈起爱玉两字，还没有一个不啧啧佩服咧。这是后话。

再说贵廷迷恋爱玉之时，正刘志陆赏识老四之日，正副司令一对有情人。也正是陈炯明夜袭潮、汕之时。两位正副司令，同在省城，享着温柔之福，做梦也想不到这位久被轻视的陈炯明，竟如飞将军从天而下的，大干起来。几天中告急之电，雪片般飞来，才把一位风流儒雅的刘镇守使，急得走投无路，四处八方的，找寻卓副司令，好容易给他从爱玉被窝中寻了出来，大家一阵埋怨，可已无济于事。卓贵廷恋爱爱玉之心，实在未曾减杀，热火头里，硬生生将他们拆开，倒也鼻涕眼泪，千叮万嘱的，应有尽有。妙极，趣极。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此情此景，却有七八分相像。刘志陆立在一边，想到自己和老四情形，不免心中有感，瞧着他俩这等难舍难分情状，妙极，趣极。又怕误了大事，急得只是顿足。好容易才把贵廷拉出旅馆，拖上火车，一拉一拖，想见匆忙着急情状。星驰电掣的赶到前方，那陈炯明大队人马，已如潮水般涌进汕头，卓贵廷匆匆赶到，急急调度，已经来不及了，给洪兆麟指挥的队伍，包围起来，那消一个时辰，全部人马，

溃不成军，缴械的缴械，逃走的逃走，伤的伤，死的死。卓贵廷本人，中了一粒流弹，也就带着一段爱玉未了之情，悠悠忽忽地飘向阎罗殿上去了。趣而刻。

信息传到省城，有感叹他的忠勇的，有责他贻误戎机的，更有认识爱玉的人，作为一种滑稽论调，说女子的下身，原有一种特殊形态，男子们碰到了它，就会倾家荡产、身死名裂的。奇谈，却有这等俗语。爱玉的下体，颇似属于此类，卓司令却做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客人，无怪要性命丢脱，骸骨无存了。这等议论，谑而近虐，有识者不值一笑，迷信者奉为圭臬。大凡这等新闻，不上几天，东堤一带，已是人人皆晓，个个尽知，每逢爱玉出来，人人要和她嘻嘻地笑个不止，急得爱玉红了脸儿，大骂杀千刀，倒路尸。幸而不久桂派失败，粤军进城，省河大乱，人心惶惶，不但没有冶游之人，就是两堤莺燕，也都站脚不住，纷纷携装挈伴，避地港沪。这爱玉业已自由，便不高兴再回省城，索性北上到青岛去了。后来还有许多北方健儿，关东大汉，颠倒在她的燕脂掌上，石榴裙下，因以造成多少有趣的民国趣史，那是后话。先提一句儿，作为文章的伏笔。正是：

大将风流，姑娘恩义。

可怜汕海冤魂，还在天香梦里。

欲知潮、汕失后，桂派情形如何，却待下回再讲。凡事皆有定数，数之所定，人力难回。以桂军之横暴，能削尽粤人兵权，而独留一阴险狡诈、不忠不义之陈炯明，且助以兵，资以饷，因以养成尾大不掉之局，卒之覆亡于炯明之手，桂系不仁，应得此报，然以此而几陷中山先生于危险之域，则又非识者所能预料。当引史公语曰：“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却说粤桂战起，刘志陆逗留省垣，卓贵廷身死潮、汕，不上几天工夫，潮、梅全部已入陈炯明掌握之中。虽说炯明善于用兵，蓄谋有素，不难一战胜人，但刘志陆素有儒将之名，两次屠龙，战绩昭著，其才能势力，又岂不能于事先下手为强，歼灭一个势孤力弱的陈炯明？终因他恃胜而骄，把陈炯明不放在眼内，以致坐失时机，养痍贻患。及至炯明举兵相向，犹复恣情风月，贻误戎机，终至粤军势炽，贵廷败亡，而全省精华要害的潮、梅地盘，竟这般轻而易举的拱手让人，这也是很可叹惋的。于是李、魏内应，全省动摇，桂派势力，一蹶不振，从此西南方面，又另换一副局面。军阀时代，起仆兴替，无是非功罪可言，吾人演述至此，亦惟归诸运数而已。

慨乎言之。

潮、梅既失，省中大震，荣新以下各军事长官，相顾瞠目，始知陈炯明果非易与，追悔从前不该听郭椿森之言，资寇以兵，酿成今日局面。痛愤之下，少不得调兵派将，分道防堵。其一，林虎、马济，由惠州出三多祝，取海陆丰为右翼；其二，沈鸿英、李根源由惠州过河源，分紫金、老隆两道，会攻潮州。看官莫讲这等调度，表面上似乎没甚道理，不知荣新对此，也正煞费一番苦心。民国以来，军事长官，升得愈高，便愈难做人，往往如此。原来莫督在粤数年，地方感情，虽尚融洽，而广西陆荣廷，因他事事专主，目无长官，心中着实不快。因马济年少英俊，派他到粤办理兵工厂，其实想叫他乘机代莫。荣新自顾年老，又不肯负老陆提携之恩，现既意见参差，倒也情愿及时下野，但对于马济继任，却极端反对。他的心目中，只有他亲家沈鸿英，最为相宜。而沈鸿英又为陆氏所深恶，马、沈相持，互不为下。其余诸将，只有林虎、李根源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这番用兵，将林、李二人，分助沈、马，免得沈、马俩到了前方，忽生火并。真是苦心作用，究亦何益。这是他们历史上的关系，趁暇替他们补记一言，以见桂派内讷之剧烈，与失败之原由。

诸军出发之后，左翼沈、李两方，已得河源，便拟分道进攻。陈炯明连吃败仗，大为惊惶，于是遗书省中李福林、魏邦平，动以利害，责以约言。他俩因粤人势力太孤，久怀疑忌，免死狐悲，应作此想。此届炯明一败，桂人排粤之心更甚。莫督虽无野心，部下诸将，功高望重，而无可位置，那时他俩的地位，便有点岌岌可危了。二人尽作此想，一面道听战况，比及接到炯明来信，邦平便去找到福林商议办法，福林道：“桂军内讷日甚，老头子无法调融，失败是意中之事，但恐竟存不能久持，一旦溃散，各军还师省城，你我兵力有限，如何支撑呢？”邦平道：“我也这般想，要做就立刻动手，否则终始效忠，听人支配。老头子心术纯正，或者未必更动你我。不说别的，单讲此番我向他表示几艘兵舰，他竟一口答应，完全派归节制。虽有申葆藩再三劝止，说魏某一得兵船，马上就会独立，而老头子竟不为动，可见他信我甚深。补笔灵便。讲到这等交谊，我们就要独立，也不能委屈老头子呢。”福林冷笑道：“老莫原算好人，那批莫有先生，久已嫉视我们，岂能长久相安？况且我的观测，此番事平之后，老莫本人，或且未必能够久于其位，何况你我。依我之见，趁各军外出，省防空虚，更妙的省河兵舰，在你掌中，海军老林是向来不管闲账的，只要我去对他一说，请他严守中立，那时老莫无兵可调，无船可用，竟存攻于前，我们截于后，不怕那批莫有派不束手就擒？古人道得好：‘无毒不丈夫。又道：‘先下手为强’。莫有派宰制粤省，罪恶贯盈，我们都是本省人，不将自己计，就替本省人立点功绩，亦是应当的。语虽很毒，亦是实情。何必因老头子一点小仁小义，误却全粤大事呢。”原来广西人说话，没字读音如莫，莫有者，没有也。广东人深恨桂人，把莫有派三字，代表桂派，又特制一个有字，即将有字中间，缺其两划，作为莫有二字。有派者，即莫有派也。这原是一种轻薄之意，后来大家传说，竟把这个有字成为广东一种特别字儿。当下邦平想了一想，点头道：“这话不错，人不害虎，虎大伤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家拚着干一下子罢。”议妥之后，大家便分头进行。

那时外面传说纷纷，督署中也有了些风声。参谋长傅吉士、省长杨永泰、财政厅长龚政和桂派几个绅士，都请求荣新注意。荣新虽亦渐有觉悟，奈省防空虚，兵舰又被邦平骗去，即使晓得他们的秘密，一时也无从防备，因循循的又是数天。至阴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李、魏布置已完，宣告独立。省中人心大乱，秩序也整顿不起。李福林又用飞机向督省两署，丢掷炸弹，把督署门前炸了一个大地穴，又借中秋送礼为名，派人担礼，分送督军、省长、军府三机关，却把炸机做在箩子上，盖儿一揭，立刻爆发。幸而军府稽查最严，进门之际就被侍卫检查，当时炸死一个卫队长。督省两署，闻警戒严，却还没有闯祸，因之人心愈加恐慌。莫督却非常镇定，因前方迭得胜利，专候林、马、沈、李回师相援。李、魏兵力有限，未必遂敢相逼。谁知桂派气数合终，没兴事一齐都来，正当省城吃紧之时，那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又被炯明等运动，倒戈相向。海军方面也被福林勾结，宣言不预内争，这等影响，却比李、魏独立，关系尤大。同时湖南方面，谭延闿又派陈嘉佑、李明扬，攻袭韶关，兵至砰石，沈鸿英在前方闻信，以本人大本营所在，断乎不肯放弃，便也不管什么是非利害，立刻调动队伍，星夜退回，赶到韶关去了。将领可以自由行动，大事安得不坏？鸿英既退，李根源为保存自己实力计，也只得逐步退下。于是林虎、马济也不愿再战，分道各退，所有夺回各地，仍被陈炯明得去。炯明又得李、魏电报，桂军危险情形，及内讧状况，一时军心大振，节节进逼，势如破竹。这为退下的兵，因主将失和，互争意气，再也不问自己部下的纪律，沿途劫掠奸淫，无所不为，劫夺既多，便把军器抛弃，枪械子弹，遗弃满道。有的发了财，四处逃散，这原是中国旧式军队的常态，能进不能退的。一退之后，立即溃散，再也不能成军，大概皆然，倒也不怪桂军。说破旧式军队通病，其实还是主将不良之故。不过桂军经此一役，精华损失殆尽，数年来蓄养扩充的实力，几于根本铲除，就中华国运说，这等军阀恶势，铲得一分是一分，未尝不是前途的曙光，若在桂系自身着想，只怕事后回思，也不免懊恨当时互争意气不顾大局的失策呢。

再说各军退回之后，莫荣新只急得搓手顿足，连说“糟了糟了，万不料沈、马二人，误事至此，我七十衰翁，行将就木，还有什么希恋？只是这班人正在英年，将来失了这个地盘，看他们飘浮到什么地方去。”参谋长傅吉士在旁劝道：“事已如此，督军尽抱怨人，也是无用。现在各军齐集省垣，李印泉部属最称善战，此次退下来时，纪律颇好，军实无缺，可以调他守观音山大本营，其余各军，速请林、马二公，整理编配，同心作战，危局尚可挽回，也未可定。”荣新摇头道：“这等人还讲得明白么？我看大势已去，我在粤五年，以民国官吏比较起来，不可谓不久，既无德政及民，何苦糜烂地方，不如早早让贤，请竞存、丽堂等快来维持秩序罢。”此老毕竟尚有天良。说时，军府总裁岑春煊也缓步进来，荣新因把退让之意说了，春煊生性强项，还打算背城一战，经不得荣新退志已决，又苦劝春煊道：“老师春秋已高，正好和荣新优游林下，以终余年，何苦再替这班不自爱的蠢奴作牛马傀儡呢。”春煊原无实力，见荣新如此坚决，只得点头道：“既如此，我却还有一言。我们组织军府，本以护法号召，法虽未复，最初和我们作对的皖派，现已推倒，上次李秀山提出和议，我本有心迁就，不料秀山一死，和议停顿，迁延至今，误事不少。如今既要下野，不可不有一个交代，我想拍电中央，说明下野之意，请中央派员接事，一面将军府文卷印信，赍送北京，你看如何？”一出大戏，如此终场，可谓滑稽。荣新知道春煊意思，不过为敷衍面子起见，自然点头乐从，一切照办。于是春煊先回上海，荣新也派人和魏、李接洽妥当，由北江出韶关，绕道江西，也到上海作他的寓公生涯。

据闻荣新到沪以后，在麦根路租了一幢小洋楼，安顿家属，日常生活之费，还得仰仗一班旧部接济。后来魏邦平打广西时，部下误烧莫氏桂平老屋，邦平心下大为抱歉，除申饬部下之外，还汇了五千块钱给荣新，赔偿他的损失。荣新得了这笔款项，好似出卖了一所房子，倒也借以维持了几年用度。从来督军下场要算此公最窘。却也可怜。也因有此一节，所以荣新的名誉，还比普通拥财害民的军阀差胜一筹，这倒也是一时的公论呢。

荣新既退，炯明入省，以废督为名，自任省长，又恐自己威望尚低，未能制服全省，对付北方，于是派员来沪，欢迎国民党总理孙先生回粤，组织大元帅府，稍事休养，再行对桂用兵，驱除陆、谭。这时炯明部下，回想出兵时，星家之言，他那“在内者胜”的“内”字，原指粤人而言。粤为本省，正合内字之义，但怪当时大家总没想到，事虽近于迷信，却也真觉可怪咧。这事且暂按下。

如今作者笔锋儿，又要指向北方去也。这时正当九、十月间，北方军阀，正在竞争权利的时候，乃忽然有李纯的自刎，已觉骇人听闻，不期相去数月，又有陕西督军阎相文的自杀，尤为出人意外。可谓无独有偶。先是陕督陈树藩为安福部下健将，皖系既倒，奉直代兴，树藩亦经政府命令褫职，而以阎相文继任。相文自知实力不逮树藩，深恐被树藩挡驾，拜命之下，且喜且悲。经政府一再催促，只得带了部下几营人马，前往接事。到了西安，树藩果不受命，厉兵秣马，出城迎敌。树藩在陕数年，势力深固，加之众寡不侔，劳逸互异，相文如何能够支持？接连打了几仗，损失甚多，只得电请政府，速派劲旅，前去救援。政府亦因树藩不除，终为西鄙大患，于是调遣大兵助战。相持许久，树藩力怯遁去，相文欣欣得意的，进了省城。可见他的自杀，决非为国为民。接了督篆，自己也搬进督署居住，不料时过半月，忽然又发生督军自杀的奇闻。这天上午，部下将校，齐集督署议事，相文平日颇有勤政之名，这天正是会议之期，大家等他出来主席，等了多时，不见出来，众人都觉奇怪。问着里边听差的，都道：“督军不晓为甚，今天这般沉睡，尚未起身，我们又不想去惊动他，怎么好呢？”众人只得再耐心等着，直到日色过午，里边却不备饭，众人都觉饥饿难当，有那脾气强悍的，早等得光火起来，喊那相文的马弁，厉声责问。马弁只得进去，请相文时，喊了几声，兀自声息全无，情知有异，撩起帐子一瞧，不觉吓得目瞪口呆，直声大喊道：“督军完了！”一语未毕，相文的家属人等，一起赶入，大家向相文一看，只见他面色惨白，双目紧闭，抚他的身体，已是冰冷。再一细看，肋下有鲜血潺潺流出，旁边还放着一枝手枪，再观伤处，竟是一个小小的枪洞，才知他是受枪而死，但还不知他被害之故。大家哭着，把他血渍揩净，这才瞧见衣角儿上，露出一角纸头，抽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余本武人，以救国为职志，不以权利萦怀抱，此次奉命入陕，因陈督顽强抗命，战祸顿起，杀伤甚多，疚心曷极？且见时局多艰，生民涂炭，身缩一省军府，自愧无能补救，不如一死以谢天下。相文绝笔。

众人见了，才知阎督早蓄自杀之志，却还追究不出他所以自杀的原因。因相文并非淡泊之人，此番新膺荣命，意气自豪，大丈夫得意之秋，何以忽萌厌世之心？即据他遗嘱看来，其中说话，也和他的行事多相矛盾。即使临时发生为难情事，似也不致自杀地步。所以他的自杀，比之李纯，更属令人费解。实在可怪。据著者所闻，内中却也含有暧昧性质。因相文有一爱妾，不晓和相文的什么亲人，有了不正行为，相文一时气愤，出此下策。又想同是一死，何妨说得光明一点，于是又弄出这张遗嘱，借以遮羞颜而掩耳目。也有人道：“这张遗嘱，并非相文亲作，也和李纯一般，出于旁人代笔的。”以在下愚见，不管他遗嘱的真假，总之他肯为廉耻而自殊，究不失为负气之人，在此廉耻道丧的时代，这等人，又岂易多得哪？遽而刻。

相文既死，中央命冯师长玉祥代理督军任务。玉祥为直系健将，较之相文闾茸，相去何啻霄壤？这一来，不消说，直系势力，更要扩张得多。同时虎踞洛阳的吴子玉，却又得了两湖地盘，更有驰骋中原，澄清四海的奢愿。原来王占元本一无赖之徒，在鄂七年，除晋督阎锡山外，要算他在位最久的了。从来说官久必富，何况王占元是专鹜侵刮，不憚民怨的人，积聚之厚，更属不可数计。我真不解他们要许多钱作什么用？非但鄂省人民，恨之切骨，甚至他所倚为长城的部属将校，以至全体士兵，也都积欠军饷，怨声载道。占元耳目甚长，信息很灵，也知道自己犯了众怒，恐怕中央加罪，那时部下既不用命，绅商群起而攻，不但势位难保，还恐多年体面，剥削净尽，再四思维，只有联络实力领袖，互为声援，既令军民侧目，又不怕政府见罪。论眼前势力最大者，关外莫如张，北方惟有曹，为利便之计，联张又不如交曹，好在天津会议，正在开幕，曹、张二人，均在天津，因亦不憚修阻，亲自到津，加入议团。对张则暗送秋波，对曹尤密切勾结。足见大才，佩服，佩服。又见曹部部下惟吴子玉最是英雄，不啻曹之灵魂，于是对于子玉尤格外巴结，竭意逢迎。此番却上当了。三人之中，惟吴子玉眼光最远，识见最高。况平日听得人说，王督如何贪酷，如何不法，心中早就瞧他不起。又且本人方有远图，未得根据，武汉居天下之中，可以控制南北，震慑东西，本来暗暗盘算，想逐占元自代。所以吴、王两方，万无联结之可能。偏这占元昏天黑地，还当他是好朋友，用尽方法，和他拉拢。吴氏自然不肯和他破脸，见曹、张二人，都受他牢笼，自己也落得假作痴呆，佯示亲善。这一来，把个王占元喜欢得无可不可，于是放大了胆子，跟着曹、张，一同入京，天天向总统和财部两处聒噪，逼讨欠饷六百万。他这用意，一是为钱，一则表示自己威力，免得中央瞧他不起，